

读城

时间里的油坊口

史丽娜

油坊口隐在时间里。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村子里藏着老井、老屋，村子外流淌着大运河，足以作证。

顺着堤顶路往南走，看运河水往北流，油坊口像休止符一样弯在堤下。

据说，村庄因处于大运河拐弯的迎风处，遂起名“迎风口”。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发生，风这样吹下去，祖祖辈辈也这么叫下去，也能填满时间的缝隙。但是它神仙般的600岁，加上这个“迎风口”的名字，这个村子就很难淡定了。当地人至今都还记得“南有麒麟卧，北有迎风口”这句话中让他们自豪的两个村子。麒麟卧据说是麒麟曾在那小憩，“迎风口”自然与“风”有关了。

1765年，迎风口的风吹得格外卖力。大清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从江南归来。这位乾隆大帝曾六下江南检查吏治、视察水利、考察民情。这次北归要走运河，旌旗翻飞、浩浩荡荡的船队到达迎风口。与皇帝同行的还有一位皇太后。这让籍籍无名的“迎风口”多了一个皇家恩赐的名字“迎风口”。

其实，百姓对风与“风”没那么在意。见风的时间多，在运河九曲十八弯的东光县境内，风出入每家每户，像每天相见的邻居。一年四季，村民以风辨识节气、接收春秋收冬藏锐气的信息。见“风”的时间极

传奇

沉船

吴俊泉

“白河涯沉船啦！”一阵阵急促的呼喊声，打破了捷地往日的平静。

白河涯，是镇上人对大运河捷地闸口西南方一段河道的称呼。汹涌的运河水在这个硬弯儿处，涌起一股巨浪，卷起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旋涡。来到这里的船只，一不小心就会被卷到大旋涡里去。每到这时，船上的人们就会弃船逃到岸上，跑到镇上呼喊求救。河爷只要听到呼救声，就会立刻带领人们去打捞沉船。

可是这次，却不见河爷的动静。

不到一顿饭工夫，城里的知县带着三班衙役，一路鸣锣开道，涌进河爷的家里。知县正正官帽，挺挺胸脯，对着若无其事的河爷大声道：“你就是那个叫河爷的？”

河爷不慌不忙：“我就是河爷。”

知县道：“今天本官让你马上去打捞沉船！”

河爷没说话，只摇了摇头。知县脸上显出不快：“怎么，你不为本官效力？”

河爷道：“我要知道这船上装的是什么货？为什么夜里不靠岸歇息？”

知县顿时变了脸色：“大胆，这是你该知道的吗？你只管去打捞沉船。”

河爷十分自信地回道：“这是我河爷打捞沉船的规矩。不然决不打捞。”

知县刚要发火，他身边一个商人打扮的人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知县无奈地点点头，把河爷拉到一边小声说了些什么。河爷思谋一会儿，对众人大声说：“刚才这位县太爷说了，这沉船里装有10万大洋。”他转身指指知县身边的那个商人说道：“这位是县太爷的同窗好友，去京城给一位管山林的谭大人送五十万大寿的寿礼，时间紧迫，连夜赶路，不小心船被卷到大旋涡里。”

在场的人们一下子瞪大了眼睛。河爷接着说：“为什么要送这么大的寿礼呢？是京城的这位谭大人一个批文，就让县太爷的这位同窗好友分文不花，占了八百顷的茶山。谭大人五十万大寿，人家去表示表示。你们说，这个忙咱们帮不帮？”

人们齐声道：“不帮！不帮！”老者也愤慨地说道：“河爷呀，他们这是官商勾结，霸占国家的茶山，这个忙咱不能帮呀。”知县顿时大怒：“好哇，你们竟敢诽谤京城的谭大人。”他指指身边的衙役大声道：“你们把这些刁民给我绑了。”

河爷马上说道：“且慢！”然后

少，它并非人间凡物，吃住喜好都不得而知，哪是凡夫俗子能轻易见到的。

迎风口也是个见过世面的村子。南来北往大大小小的官船、民船、商船，载着盐粮瓷器的，载着布匹茶叶日用品的，从身边的大运河来来去去。也听过各种方言的交易和酒令。这次，又见到了皇家的龙舟、人马和排场。时间唆使风把“风”吹来，又把“风”吹走。“风”淡出人们闲聊的话题时，“迎风口”也被风吹成了“油坊口”。

油坊口姓霍，霍元甲的霍。它真实地记录了霍元甲家族600年的生存史和发展史。油坊口和大多数经历了“靖难之变”的村子一样，明朝永乐二年由山西泽州高平县霍姓迁建而成。油坊口的霍家是霍氏的一支，是东光的名门望族，明清两代出过举人和进士。霍家世代习武，祖传绝技“迷踪拳”。

走进霍家后人以“乡愁”之名布置的村史馆，心中的乡愁便被屋内外的摆设一点点唤出。半人高的灰砖黑瓦镂空雕花墙，像叙事的字符，时隐时现院内的一切。木质的院门上苇草以“人”字形覆顶，似在期待你推开一段久远的历史。粮囤、水缸，结下果子仍然枝叶茂盛的桃树，黑中泛绿的几畦白菜簇拥着满地金色的小菊花，既饱满又惬意。土墙的绳子上，玉米是黄色的、辣椒是红色的、高粱

是褐色的，拼图一样和谐。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树上地上地忙。两只垂落在香椿树下的南瓜还在用力让自己丰满。五谷丰登的院子、活色生香的生活，是霍氏家族曾经的富足和幸福的写照。

霍氏家谱以“血脉亲情”铺陈在墙上。霍元甲的照片、上世纪80年代霍氏子孙寻根问祖的照片——陈列。还有老方桌、煤油灯、老柜子、杯盘茶碗……霍氏“乡愁”不曾被任何艺术、知识加工过，可以用眼睛、耳朵和身心感知过往。我与它们初见，却似熟识多年，它永恒在霍氏家族的时间里，这是霍氏家族的立基之本，也是霍元甲的精神之根。

房后的老井与油坊口同龄，为霍氏家族所挖。人扎根的时候，便有了家。“井”符合标准的象形文字特点，田地的形状，家的形状。村里人，一代一代，大多是喝着老井的水长大的。老井的水甘甜、纯净、养人。大运河断流后，老井也几度干涸。这几年，随着大运河补水，老井边也在一个早晨传来“来水了”的呼声。

600岁的老井，早已把村子的物事、人情纵深化、细节化。轱辘咯吱咯吱响着，成了一首曲子。田地一年一耕作，山水画一般。我坐下来，看着它600年不曾改变的姿势，时间赋予它隐忍、冷寂、节制和秩序，这是它认知世界的方式。它不懂价值

大声对众人道：“乡亲们，你们信得过我河爷不？”

众人道：“信得过！”

河爷道：“既然信得过，就跟我去打捞沉船。”

众人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谁也不动身。老者想了一会儿，向众人说道：“听河爷的，回去拿家伙，跟河爷去打捞沉船。”

众人无奈，只好回家拿来家伙，跟河爷来到白河涯大旋涡岸边。

大旋涡里的沉船已不见踪影，只有丈把长的桅杆在大浪中晃动。河爷将衣裳脱光，红巾包头，白布紧档，把三条把粗的麻绳的一头儿系在腰间，纵身跳到旋涡里去了……

过了一会儿，河爷从大旋涡里钻出来了，抖抖满身的水珠子，向知县说道：“我已把三条拖绳牢牢地系在船的三个部位上，现在可以拖船了。”知县点点头。河爷对拉着拖绳的人们大声喊道：“拖船喽——”不一会儿，三条紧绷绷的拖绳就把沉船拖出水面，靠在了岸边。

商人第一个奔到近前。当他看到船上空无一物时，顿时哭喊起来：“我的10万大洋没了！”知县转身问河爷：“那10万大洋呢？”

河爷说：“我不知道呀！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三条拖绳系好就上来了，船上有什么东西，我没来得及及瞅。”

那商人指指一节船舱：“我那10万大洋就在那节船舱里，用10只铁皮箱子装着……”

知县愣怔一会儿，指指河爷，对身边的衙役说道：“把他给我带走。”说完，一班人马打道回府了。三天之后，知县一班人马带着河爷和从天津请来的三位水手来到白河涯大旋涡前。三位水手望望那急流旋转的大旋涡，虽然十分胆怯，但还是系上跳了下去。半个时辰后，三个人上来了，两手空空地直向知县摇头。知县和那商人十分无奈，带着一班人马悻悻地走了。

这天晚上，河爷把老者叫到家里，拆开院子角落的柴草垛，老者一下子愣住了：10只铁皮箱子整整齐齐地码在那里。老者一脸惊疑，河爷说道：“这10万大洋是那商人的不义之财，我河爷不能眼瞅着让他送给京城的那个狗官！那天我跳进大旋涡之后，把它挪地方了，今天我把它弄上来了。麻烦你把它藏在你家的菜窖里，万不可透露半点儿风声，这10万大洋日后我有用处。”

说完，背上铺盖卷儿，把院门钥匙交给老者，转眼消失在夜幕之中。

运河

人家

观、世界观，跟不上时代的需求。众声喧哗和春华秋实它不理睬。它的日子淡得像老井里的水。它不会渲染苦难和疼痛，也不会停在某个地方回头凝望、比较。它更不懂亏欠和补偿，它的自省缓慢，落在时间的后面。但当这些平淡、朴素叠加在一起，年深日久，会有一些感动和美好生出。人们叫它乡愁。

油坊口只有67户人家，像住在时间缝隙里，有点小。人一样精瘦，心无杂念延长了它的寿命。600岁绝不是它生命的长度，只是它总结生活的一个过程。村中仍旧有小路弯曲向前，干干净净，通到每户人家。一位老年人站在板凳上查看墙上的电表。电表箱里住着时间——村子的时间和每家每户的时间。电在电路上行走，和人走的路叫法不同，但都是路。老年人应是跟着电的脚步走到现在的，从打开电表箱的熟练程度就能看出来，他肯定还记得煤油灯和蜡烛跳动的火苗。他一定在村里种下过他的童年、青年和壮年，现在正准备收获他的老年。

他说地都承包出去、年轻人走出村子去看世界了。大城市路宽、人多、长见识。他说城里的节奏太快跟不上，越来越喜欢村子里的老屋、老井、老邻居，有一天埋在地下时，它们还是个伴儿。

我相信这句话，被时间牵挂的村子一定会有更多惊喜。

大运河断流的这些年，河床底部多处挖出沉船，“宋元通宝”“政和通宝”等宋明时期的钱币，龙泉窑青瓷罐、黑釉灯盏、定窑白釉瓷碗和元明清时代的骨簪、象棋子等，它们喘着

粗气从时间深处探出头来张望，与人们的眼光对接。现在，长江水来了，黄河水也来了，两股水一起在1500年的大运河里竟是那样地亲呢。

靠河有一家“全卤面馆”，“全卤面”是当地的招牌菜，一份面条能摆满整整一桌，场面极其壮观。《舌尖上的中国》就有它的味道。相传，被誉为“古代水利专家”的晚清名臣丁宝桢在任山东巡抚时，巡查运河来到东光，当地官员煞费苦心地为他准备了满满一桌美食，而一向清廉的丁宝桢却只要了一碗清水煮面条，随便用桌上的菜当作酱卤吃了起来，并风趣地称之为“全卤”。

村里的“全卤面馆”早晨不营业，我坐在对面去大运河的台阶上，等门“吱扭”一声推开。时间的门轴打开时，主人便会深情款款地托出一桌壮观的全卤面：黄豆芽、香菜苗、油菜、木耳、黄花菜，面酱、辣酱、豆瓣酱窃窃私语。酱、肉、葱花在锅里打滚，看一眼，口水都会流出；尝一口，那滋味，定是乡愁里最难描述的一种。

我并非以外来者的心理来揣摩油坊口。接受一个新农村建设的村庄比一个单纯被“老”字抚摸的村庄更舒服些。堤顶路鲜红的塑胶跑道，可以跑得满头大汗的篮球场，还有公园、凉亭、遍地花草。它们并非在模仿城市，只是想完善自己，感化那些故步自封的“老”习惯、“老”得不能雕琢的腐朽见解。村子被时间督促、追赶。必须在一些物事前面加上一个“新”字，并非标新立异，这个“新”是一个出口——村庄与外界沟通、与当下融合的出口。



孔雀图（国画）

刘树允 作

——

——

汉诗

悄然划过

赵贵靖

——

月光合着流水的节拍
剥离一种湿冷的静
光阴比白日慢下来
忽略的情节
均以神秘的方式 降临
时断时续的虫鸣 栖鸟的梦语
市声 像背景音乐
打开一扇扇窗

仿佛盛大节日的仪式——
景物不再随意
树木 静默
芦苇弯腰垂手
楼群 灯光
随流水遁入秘境

此时，悄然划过的游船
让你有了不寻常的发现

——

当年照亮孙诩的月亮
与狮城有过相交与轮回
此时 汲取了灯光
更加明亮 漂白了流水的光阴
月光又是多彩的
枝头上的柿红
绿色的现代方阵 花朵及树木
一遍遍刷新月光

缥缈的船歌 醉人的市声
随月光铺满水面
掏出河水的内心
让月光的墨 涂抹斑斓的童话
似乎装饰了酣睡人的梦
而醒时的目光
与梦境一样美好

穿过狮城的游船
在月光未了的情里邂逅
桅杆的红灯晃
湿润了月亮的眼眸
张望已久的楼群
正悄然转身

马五垛子

白世国

——

清代的沧州最出镖师，高人尽多。有个姓马的镖师世居南门外，早年承袭父辈在天津三岔口开办的镖局掙了五垛银子。五垛银子有多少？应该是个不小的数目，不然“马五垛子”也不会成为他的绰号，淡忘了本名。

清末，铁路、银行兴起，镖局风光不再，马五垛子返乡改营粮栈，销往天津、通州等地，获利甚多。彼时，沧州是运河上重要的粮食集散地，码头的粮船首尾相连，桅帆如林。

师兄弟开办把式房，常请马五垛子指点拳法。有天晚上，徒众再三央求马五垛子展示功夫。马五垛子推辞不过，说：“你们每人刺我三枪，谁刺中我，我请他喝酒。”徒众担心误伤，卸去枪头裹以棉布，逐一上前捅刺。马五垛子立于墙角闪展腾挪，无一枪着身。徒众叹服其眼法、身法之快。

武林有访人比武的风气，艺成后四处寻访，谁出名找谁过招。败了学几手，胜了扭头就走。有个河南的和尚慕名来访，与马五垛子相遇于运河边。和尚正值壮年，目露精光，非泛泛之辈。马五垛子推辞：“我都50多岁了，糟老头子徒有虚名，哪还能交手啊？”和尚执意要比，有人扛着两桶水从旁经过。马五垛子说：“那就比吧，容我先喝口水，你可小心了。”马五垛子拦住挑水人，俯下身子咕咚咕咚喝了一顿，起身抱拳，猛一张口，一口水将和尚喷倒在地。和尚面部如遭击打，半晌才爬起来，求教是什么功夫？马五垛子淡然一笑：“漱口剑”。

乡邻的耕牛相继被盗，是东南乡一伙盗贼所为，官府无力缉捕。马五垛子带领乡亲前往讨要。对方十余人枪棒在手，意欲较量。马五垛子叮嘱大家不可妄动，凭一根齐眉棍只身与贼匪打斗，须臾间将众贼打倒。盗贼慑服，送还尚未屠宰的耕牛，保证不再侵扰百姓。马五垛子虽年迈，拼的却是棍法。棍怕老郎是也。

一日，马五垛子在粮市听到哭声。是卖切糕的少年把买米的钱丢了，情绪

沮丧从时间深处探出头来张望，与人们的眼光对接。现在，长江水来了，黄河水也来了，两股水一起在1500年的大运河里竟是那样地亲呢。

靠河有一家“全卤面馆”，“全卤面”是当地的招牌菜，一份面条能摆满整整一桌，场面极其壮观。《舌尖上的中国》就有它的味道。相传，被誉为“古代水利专家”的晚清名臣丁宝桢在任山东巡抚时，巡查运河来到东光，当地官员煞费苦心地为他准备了满满一桌美食，而一向清廉的丁宝桢却只要了一碗清水煮面条，随便用桌上的菜当作酱卤吃了起来，并风趣地称之为“全卤”。

村里的“全卤面馆”早晨不营业，我坐在对面去大运河的台阶上，等门“吱扭”一声推开。时间的门轴打开时，主人便会深情款款地托出一桌壮观的全卤面：黄豆芽、香菜苗、油菜、木耳、黄花菜，面酱、辣酱、豆瓣酱窃窃私语。酱、肉、葱花在锅里打滚，看一眼，口水都会流出；尝一口，那滋味，定是乡愁里最难描述的一种。

我并非以外来者的心理来揣摩油坊口。接受一个新农村建设的村庄比一个单纯被“老”字抚摸的村庄更舒服些。堤顶路鲜红的塑胶跑道，可以跑得满头大汗的篮球场，还有公园、凉亭、遍地花草。它们并非在模仿城市，只是想完善自己，感化那些故步自封的“老”习惯、“老”得不能雕琢的腐朽见解。村子被时间督促、追赶。必须在一些物事前面加上一个“新”字，并非标新立异，这个“新”是一个出口——村庄与外界沟通、与当下融合的出口。

——

——

崩溃，坐在地上号啕大哭。马五垛子认识少年，义和街的，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和年近的祖母相依为命。傍晚，少年听到有人敲门，出门看，门边放着小半袋米。远处有个瘦高的身影离去。少年眼尖，脱口而出：“马五爷——”救济贫弱的事情，马五垛子做过许多，都是悄悄进行。

闲暇时，马五垛子到南川渡口附近搬罾捕鱼。这天，马五垛子正打鱼，听到河曲“嘭”的一声巨响，是运送铁器的官船撞翻了民船，人员与货物落入水中，呼喊救命。马五垛子迅速脱去衣褂，一跃入水，在水浪中忽隐忽现将落水人一一救起。马五垛子早年常走水路镖，救几个落水人易如反掌。官船撞翻民船会赔偿吗？不会。官船是重载，吃水深，不易操控。运河行船规矩，轻载让重载，加之有官府撑腰，即使打起官司还能以船只受损为由讹上一笔钱。马五垛子武技在身，心怀正义，但也是平民百姓，面对扬长而去的官船，所能做的也仅是救人后跺脚痛骂几句而已。

民国乱世，军阀混战，匪盗横行，百姓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可言。马五垛子的粮栈也败落于此，粮食被溃军抢夺，一蹶不振，沦落成贫寒之家。灾荒年，马五垛子把青龙大刀、流星锤、软鞭、峨眉刺等诸多兵器换成一口袋粮食活命，只剩一把单刀。单刀是马家镖局的招牌和荣耀，昔日走镖时挂于船头或车前，大江南北畅通无阻。马家走镖靠功夫，更靠谦和与情义。无论是官还是匪，见了单刀都会让出一条路。

城南牛市街的豪绅刘家请马五垛子看家护院，接济其生活。不知情者怎会想到这个提着灯笼巡夜的长须老人曾是押镖走南闯北、广交天下、威名赫赫的马五垛子，落魄得让人心酸。

日伪时期，有个崇尚武道的日军大佐慕名携带礼物来访，马五垛子闭门不见。他告诫弟子：“不要给日本人效力，谁给日本人做事就不要登我门。”

1947年初夏，风急雨骤。在解放军隆隆的枪炮声中，沧州回归人民的怀抱。也就在这时，马五垛子寿终，92岁。他留下来的单刀后来成了珍贵文物，但他满身的功夫大都湮没在岁月深处。江湖已远，旧日武林归矣。

风物

南川楼遐想

韩书运

登沧州古城南眺，平畴沃野，一马平川。运河如舞动的彩带，蜿蜒流淌。两岸杨柳依依，田园稼穡，沿河村落质朴自然，朝霞中鸡鸣犬吠，夕阳下袅袅炊烟。运河中舳舻相接，帆樯林立。南城墙下，津渡熙攘，码头繁忙。视野之内便是南川。

长芦盐运使郭五常带人重修的南川楼，这沧州城外的第一高楼，有鹤立鸡群之显赫。南川楼功用除办理盐运手续之外，成了官员会晤消遣、盐商吃住娱乐的场所。

南川楼的格局与规模与著名的衙、署、府第、官邸相比，算不上气派，却牵动着帝国神经。出入南川楼的人，都是为了了一样东西——盐。从汉武帝时期桑弘羊管理国家财政开始，无一例外地由国家强制专营。盐和国家兴衰有了直接联系，“天下之赋，盐利居半”。长芦盐在海盐中的地位仅次于淮盐，为国库输送着白花花的银子。可想而知，南川楼的意义何其大。

出入南川楼的多为盐商，可长芦盐司却没有大盐商。淮盐司却出现了很多大盐商，借助长江、淮河、运河之便，扬州成了全国最大的盐集散地。大盐商聚集扬州，数以百计。清朝中期最出名的是黄至筠。

喜欢去扬州旅游的人都去过瘦西湖，也不得不去个园。黄至筠为修个园花去600万两银子，可谓挥金如土。他吃的鸡蛋一两银子一个，会喂养母鸡的饲料用人参等名贵药材。有了钱就手眼通天，花钱买了个“两淮盐运使”的大官，实现了由盐商到高官的华丽转身，成了名副其实的盐商一大家。晚年的黄至筠注重自身修养，喜好琴棋书画。他的个园成了文人雅士的俱乐部，对后来出现“扬州八怪”有滋养之功。

纵观历史，最不能小视的是盐商。他们走南闯北，视野开阔，实力雄厚，挑起事端也会搅得天昏地暗。王仙芝、黄巢几个盐商举起反唐大旗，让近300年的大唐社稷坍塌。这次起义失败之后，又是一个盐商钱镠渔翁得利，趁机扩充势力，建立吴越国，成了开国国君。一个盐商把国家治理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不但治国有方，治家更是独树一帜，留下的《钱氏家训》，100多年来，历朝历代人才辈出，远的不说，只是现代就有钱学森、钱三强、钱基博、钱钟书、钱其琛……等几十位名门人家。

并非所有盐商都能赚得盆满钵满，也有亏掉血本被逼得揭竿而起者。元末盐商张士诚就是一例。盐官贪腐，张士诚要从盐官手里高价购买盐引，又要高利贷筹集资金，往往是“春贷秋偿，盐不抵息，终年辛劳，不得温饱。”无奈之下，张氏四兄弟连同十几个要好的“哥们儿”凭借十八根扁担打出一片天地，几年之后建立政权，自称吴王。后投靠元廷，之后被朱元璋所俘，在南京自缢。弹指一挥间，人们逐渐把张士诚忘记，但张士诚的谋士比他更有影响力。谋士极力劝阻张士诚投元，张士诚不听劝阻，谋士拂袖而去。刘伯温邀请他不出，朱元璋召唤他不从，一头扎进书屋，他就是写出了不朽之作《水浒传》的施耐庵。

南川楼成了盐官、盐商的乐园。有人在这里当官，有人在这里发财，有人在这里逍遥玩乐，而支撑南川楼歌舞升平的却是苦难盐民。盐民也叫“灶户”或“盐丁”，他们没有资格来南川楼，来这里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沾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真正创造财富的盐民不能享受财富。

盐民出身的诗人吴嘉纪写过一首《绝句》：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炎烈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盐民在烈火前偷闲一刻，感觉比烈日下乘凉还舒服。郭五常作为盐官，虽然不能改变盐民命运，还是从内心同情盐民的。他写过一首《悯盐丁》：煎盐苦，煎盐苦，濒海风霜恒弗雨。赤肉茫茫草尽枯，灶底无柴空积囤。借贷无计生计难，十家村落逃亡亡五。晒盐苦，晒盐苦，水涨潮翻淹没逃。雪花点散不成珠，池面平铺尽泥土。商执支牒吏敲门，私负公输竟何补。儿女呜咽夜不炊，翁嫠憔悴衣褴褛。古来水旱伤三农，谁知盐苦同此楚。

其实，盐工的苦难远不止这些，恶劣的劳作条件早早毁掉了他们的身体。一年皮肤呈黑褐色，两年头发焦枯，三五年后腿曲背弓。“晒盐之场深而盐坑，凡取盐者冬夏皆裸，阴寒下中，往往痊痺。故煎盐之户多盲目，烁之火也；晒盐之户多破骨，柔于咸也。”盐民无缘见识南川楼，甚至没有听说过南川楼，他们的一生只能在严寒酷暑中饱受盐的味道；他们流出的汗是咸的，流出的泪是咸的，流出的血也是咸的。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那是普遍理想，不是普遍现实。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还是可以做得到的。郭五常作为一个封建官员，在盐运使任上留下一座南川楼、一首《悯盐丁》诗，也不枉为盐官一任了。